





柿子被阳光照得红彤彤。 蒙海龙 作



#### 在柿子树下数阳光

#### ■ 袁伟建

藤椅把皱纹晃成波浪时 阳光正顺着柿树的枝桠 一节节往下滑

奶奶的手指比枯叶更轻 捏起一缕 又放下 像数着竹篮里漏下的米粒 数着风从领口钻进来的次数

柿子在枝头红得发沉 每颗都悬着一个未说的词 阳光落进她眼窝 积成一小汪浅滩 鱼群游过 是年轻时的炊烟

藤椅吱呀 把影子摇短又摇长 她数到第八十二缕时 一片叶子刚好砸在脚背 像时光轻轻拍了拍她 说 别急 我也在数呢

数到夕阳把柿树染成灯笼 她慢慢起身 身后 一地阳光 都成了没数完的日子

#### ┃ 贤鲁岛上的落羽杉

在贤鲁岛,时光倒立 湖水成了落羽杉的镜子 天空湛蓝如宝石 落羽杉的金黄与之辉映 一场盛大的交接仪式 蓝天将辽阔赋予杉树 杉树把坚韧献给天空

湖水沉默,收藏着它们的倒影 那金黄在水中摇曳 游人踱步其间 思绪如风,穿梭于枝干之间 金黄的落羽杉是岁月的勋章 湛蓝的天空是梦想的远方 平静的湖水是内心的安宁

落羽杉在寒风中低语 讲述着坚守与蜕变的故事 天空用澄澈给予回应 湖水泛起涟漪,轻轻点头 在这秋天的画卷里 生命的色彩从不因季节而黯淡 只要心向光明 每一刻都是璀璨的瞬间

#### 龙泉岩

■ 沈天逸

自地心拔起 矗立千年。 晨雾如带轻轻缠绕, 山上有古仙未写完的诗篇。

石色苍青, 渗出清凉的泉水, 曾见龙影游移。 汇成小溪, 秋天一样清透。 山的灵魂, 酿了千年的甘泉。

万古的安宁 久无人行, 一泓清澈的灵魂, 任由流云年年为它梳理倒影。

听万物在绿中, 名字也落进潭底, 当心上的尘埃落下, 世界一片澄明。



# 落 E 晚 风 的

岁在乙巳,序属阳春。乾坤浩

坛主振臂,邀集庆功。四方雅

汉方者,原名韩昉,属相为鼠,齐

汉方之汉窑,石磨为基,砖石垒

荡,万物并生。齐鲁汉方,浸淫陶艺,

三十余载,始有大成。今膺非遗之

士,同声相应;六省宾朋,齐聚泉城。

都师本基,伉俪携手,飞越山海,杖朝

亲临。瑶池阿母,遐龄九秩,驱车千

鲁之奇人,有趣多奇闻。从小玩泥

巴,至今有童心。陶艺成大观,依旧

墙。造型怪异,不中不西。形似古

堡,实如鼠窝。堡中有窑,多曲径,藏

异宝。河岱之土取不尽,走进汉窑有

灵魂。三百余载二人转,老残游记老

济南,四时风物,百态人生,竟能信手

捣抟!豫章故郡老南昌,群英荟萃水

浒传,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无不粉墨

登场。席间斗酒,大碗喝茶。老僧入

定,孺子打盹。玲珑少女荡秋千,撒

尿顽童倒流香。达官贵人多乖张,贩

夫走卒亦张扬。怪力乱神无所忌,人

间颠倒煮时光。荒唐事,道不尽,且

荣,从此立派开宗。

里,鹤步登门。

我总爱在黄昏时分,沿着护城河 走到一座老石桥上去。桥是清朝留下 的,栏杆上的石狮子被岁月磨得圆润, 有几尊还缺了爪子。站在桥中央,正 好能看见完整的落日悬在城墙的垛口 上,像一枚熟透的果子,随时要坠入那 一片青灰色的瓦浪之中。

这便是我与这座小城最安宁的 约会。

一开始,是没有风的。白日的余 温仿佛都沉淀到了水底,河水凝成一 块巨大的、墨绿色的琉璃。天空与云 朵的影子被它牢牢囚禁,纹丝不动,连 偶尔掠过的一只飞鸟,也像被粘在了 这光滑的、沉寂的表面上。世界仿佛 被按下了暂停键,万物都屏住了呼吸。 然后,几乎是在那轮太阳的边缘

天空的色彩浓郁得化不开,从 西边的瑰紫、橘红,过渡到头顶的 鱼肚白与淡蓝,像一幅巨大的、正在缓缓



触到城墙最高一个垛口的一刹那,风 来了。

它不是猛地扑过来的,那太鲁莽 了。它是从极远的地方,一路逶迤而 来。先是被西边那片荒芜的草滩梳理 过,又被更远处那条沉默的大河浸润 过,最后,它轻盈地跃过古老的城墙, 拂过一株百岁的槐树顶梢,这才来到 我的面前。因此,这阵晚风抵达我时, 早已褪尽了所有的火气与尘埃,只剩 下一种无法言说的、醇厚的温柔。

它拂上脸颊的感觉,不像丝绸,丝 绸太滑腻了;也不像泉水,泉水太清 冽。那感觉,倒像是用手轻轻抚摸一 件传了数代的、被摩挲得温润无比的 老玉器,是一种有厚度、有故事的凉。 风里带着气味,是太阳晒了一整天后, 泥土放松的呼吸,是河水在傍晚蒸腾 起的、略带腥甜的水汽,还有,不知从 哪家院落里飘出的、淡淡的艾草香。 这些气味被风糅合在一起,成了一种 专属于此刻的、名为"黄昏"的香水。

我扶着微凉的石栏,看这风在水 面上作画。它一来,那块"碧玉"便活 了。先是漾起极细的、闪着金光的皱 纹,像老人眼角慈祥的笑纹。随即,整 条河仿佛都松动了,粼粼的波光次第 亮起,将落日的残影搅碎成一河流动 的金屑。

桥的那头,渐渐有了人影。是吃 过晚饭出来遛弯的人。他们走得很 慢,三三两两。风也吹着他们,拂动老 先生宽松的丝绸衫裤,扬起老太太花 白的发丝。他们低声交谈着,话语被

风送过来一些碎片,听不真切,但那语 调是平缓而满足的,就像这风一样,不 疾不徐。

我忽然想,这阵风,它一路走来, 究竟看见了什么?在荒滩上,它或许 惊起过一只夜宿的野鸭;在河面上,它 一定推动过渔人晚归的扁舟;在穿过 城墙的那个豁口时,它可曾听见某个 孩子吹响的柳笛?它抚慰过疲累的归 人,也陪伴过独坐的老人。此刻,它吹 拂着我,也吹拂着桥上这些陌生而安 详的面孔。我们,都成了它漫长旅途 中的一部分,成了它在这个黄昏讲述 的、一个又一个微小的故事。

落日沉得越发快了,只剩下小半 个猩红的头顶,恋恋不舍地卡在垛口 间。天空的色彩浓郁得化不开,从西 边的瑰紫、橘红,过渡到头顶的鱼肚白 与淡蓝,像一幅巨大的、正在缓缓卷起 的油画。风也仿佛懂事般地加大了力 道,它不再温柔地抚摸,而是带着一种 催促的意味,更用力地推着河水向前 流,更肆意地舞动着树木的枝条。仿 佛在说:天要黑了,该回去了。

终于,最后一点光晕也被城墙 吞没。天空的油画卷到了尽头,露 出了后面深蓝色的、缀着疏星的天 鹅绒幕布。风,也仿佛在这一刻,完 成了它最后的使命。它渐渐地弱了 下去,像是乐队指挥收束全曲时,那 一个轻柔而坚定的收势。水面的波 纹平复了,树枝飘拂的幅度小了,一 切都重归于宁静,一种被夜色与安宁 充满的宁静。

故常怀赤子之心,知感恩,结善 缘,多福分。莫道韶华容易老,齐鲁 结缘深九重。劝君永葆赤子心,人生 常开幸福门!

> ①非遗,指汉方陶艺荣列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②坛主,知名文化学者刘 双平先生。

③都师,当今书画大师都 本基先生。 ④六省,京、鄂、赣、琼、

辽、鲁等六省份。 ⑤瑶池阿母,双平之九旬

⑥罡风,即2025年4月12 日前后山东及华北等地,罕见 12级台风。

⑦放歌,作家、歌手、轮椅 才女单丹。

⑧埙箫悠扬,指青年艺术 家吹奏古埙和古箫,令人流连

⑨操琴,指两位八旬艺术 家演奏小提琴。

# 时光荏苒

# 齐鲁汉方汉窑记

躬逢盛会,岂无华章?都师挥毫 书大"艺",墨宝赠汉方,"塑尽人生百 态,烧出天下奇珍",写就《汉方集 序》,"泥火之歌"唱响,钟磬之声,犹

主人设筵在汉窑,窑中楼层分不 清。玉盘珍羞不足贵,粗粮土菜款嘉 宾。好友交口誉汉方,众人倾倒惊邻 墙。席间忽闻西洋曲,恰似高山流水 长。耄耋操琴,联袂捧场。

罡风已过天正朗,莫负齐鲁好时 光。都师指引访胜迹,吾侪有幸长见 闻。燕子山庄,观伟人《沁园春·雪》, 巨幅书作,气势磅礴,乃是都师手 录。试上超然楼上看,风细柳斜,碧 映泉城是湖山。黄河滩头掬浊浪,岸 上放歌,埙箫悠扬,蛟龙潜跃听余响。

崇圣人,敬先师,谒孔庙,访尼 山。仰观宫墙万仞,谛聆玉振金声。 叹逝者如斯,方悔:半生蹉跎读书少, 一枕清霜事无成。

登泰山,凌绝顶,果然一览众山 小。碧霞祠前,山门镌巨联:"碧天泽 众生,春夏秋冬,风调雨顺。霞光普 社稷,东南西北,国泰民安"。都师神 来千秋笔,碧霞映照百姓看;雄浑凝 聚泰山魂,家国情怀四海扬!

嗟夫! 泉城雅集,群贤皆为汉方 来。汉方终成大家,陶艺能成大器, 何尔? 在乎汉方之有童心也。童心 者,初心也,赤子之心也,阳明先生所 谓光明之心也。童心与生俱来,功名 利禄不能移,世态炎凉不能改。童心 多好奇,不循常轨,不合常理,不谙世 事,标新立异。故童心未泯者,大多 游于艺,精于技,行走陋巷人不识,身 居陋室可雕龙。童心如明镜,观照古 与今,万千世界能收纳,乖谬荒唐可

# 。 生活纪事

# 岁月的推剪

总是战战兢兢,推子在我手里显得 笨重而倔强,生怕一个不慎,会弄疼 了他。父亲却总是宽和的,感觉到 我的紧张,便缓声说:"随便剪短些 就成,不碍事的。"他的头发,已不如 记忆中那般浓密乌硬,变得稀疏了, 且大半都白了。那白,不是纯粹的 雪白,是掺着些许灰末的、秋草似的 颜色。握在手里,干干的,软软的,

推子"嗡嗡"地响着,像一只倦 怠的蜜蜂。这声音单调,却有一种 奇异的宁谧。父亲的背微微佝偻 着,顺从地,一动不动。我便在这安 稳的"嗡嗡"声里,端详起他的头发 来。几根特别倔强的,在后脑勺上 翘着,我小心地用剪刀修平。

动,莫动,一会儿就好。"我那时是不 肯安分的,总在他怀里扭来扭去,觉 着那剪刀冰凉的触感,和那"咔嚓" 声冗长而无趣。

如今,这角色竟颠倒过来了。 动的成了他头顶的光阴,静的,倒 是这满室的安详了。我的指尖偶 尔触到他的头皮,温温的。他闭着 眼,仿佛很享受这过程。我不知道 他是否也忆起了从前的时光,抑或 是什么都没想,只是在这暖阳里,

余下我这每月一次的理发了。

理完了,我拿来一面小圆镜,递 到他手里。他左右照照,脸上露出 心满意足的神情,连声说:"好,好, 清爽多了。"那笑容里,竟有几分孩 子气的、被呵护后的欣然。我替他 拂去脖颈上的碎发,解开围布。他 站起身,惬意地伸个懒腰,仿佛卸下 了一副重担。

打了个盹儿。 碎发簌簌地落下来,落在颈肩的

旧围布上,也落在了阳台的地上,不 一会儿,便积了一小堆。这花白的 发屑,带着一种生命的凉意,看得我 心里蓦地一软。我这才真真切切地 意识到,那个曾经把我高高举过头 顶、能骑着自行车载我穿过半个县 城的父亲,是真的老了。他的世界, 从广阔的天地,渐渐收拢到这阳台的 一隅,收拢到这把藤椅上,最后,竟只

## 罗驿古村

(外两篇)

□ 吉才惠

一座古村落,伫立在 日湖、月湖、星湖之畔。村 口的牌坊,诉说她的前世 今生。火山岩堆砌而成的 古巷,依然坚挺,流淌着悠 悠岁月。

石屋、水井、石磨、宗 祠,在初秋的阳光下,跳 动着古老的脉搏。远去 的光阴故事,在微风中娓 娓道来。

"诸峰环绕罗列,驿站 于此"。东坡路,东坡桥, 苏东坡在古村驿道留下的 足迹,仿佛还在岁月深处 回响。"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章, 已演绎成千古传颂的东坡 遗风

元朝千户,一代忠烈 李福庇,单枪匹马,孤勇 奋战的壮举,感动天也感 罗驿古村,崇文重教

之风,绵延千年,曾走出3 名举人,34名贡生,享有澄 迈"科举仕宦第一村"的美 称。在历史的长河里,先 贤圣哲的思想与智慧,教 化和激励罗驿后人。 罗驿古村,村里古风

拂面,恬静怡然;村外绿水 青山,稻浪飘香。古今辉 映,生生不息……

### 五指山

微风吹过的夏天,想 念你的滋味,像阳光般浓 烈,不知不觉装满心间,我 如约而至你的身边。

我轻轻地一声呼唤, 你朝天空伸出刚劲之手, 云雾顿时散去,雨林挺起 绿色的"脊梁"。此刻,一 种生命的力量在衍生,我 的精神世界不再孤单和 迷茫。

岁月沧桑,你不惧风 雨,初心如磐。1867米高 的身躯亘古不变,孕育了 万泉河和昌化江。她们怀 着感恩的心,奔向牵挂的 远方。用生命之源润泽琼 崖大地,滋养万物生灵。

不远处,群山环抱的 毛纳村,一抹茶香,沁人心 脾,氤氲岁月;一碗山兰 酒,吟唱黎苗歌谣,悠扬的 歌声在山间水畔萦绕……

在毛纳村,我虔诚地 端起红茶和山兰酒,敬这 座村庄,敬这片"二十三年 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

#### 亚龙湾

多年以后,再次来到 亚龙湾,是在人间四月天。 亚龙湾中心广场上,

一根高达27米的图腾石 柱,深情地凝望着"天下第 一湾"。

在观景平台上眺望, 只见半月形的海湾,山 水相逢,碧海与蓝天紧 紧相拥,浪花与沙滩缱 继缠绵……

在潮起潮落间,我的 心底泛起浪花细卷的情 愫。那些年,与你一起牵 手走过的日子,已被岁月 写成爱的箴言。

风起的时候,我情不 自禁地在人群中,四处寻 找你的倩影。此刻,思念 如沙,爱如潮水……

我收拾着理发工具,看那推落 的花白的发屑,在阳光里做着最后 一次、轻悄悄地飞舞,它们将要被扫 去,归于尘埃。但我知道,这每月一 次的仪式,这"嗡嗡"的声响,这指尖 触到的温度,都已细细地织进了岁 月的纹理里,平淡,却有着磐石般的 重量。

# 四季回音

待汉方续奇观。

# 上海青

□ 吴孔文

江淮之间的园圃,总能看到上 海青。青青一圃菜,亦是暖老温贫 之具。布衣暖,菜根香,炊烟细,浮 世有浅喜。

种菜,是种因缘、种时光。种子 在泥土里装睡,听得见外面的风声 和鸟叫。某天早晨推开园门,黑郁 郁的菜地之上浮起点点新绿,人心 会一下子变得柔软起来,不自觉地 蹲下身子,以谦卑虔诚的姿势迎接 一群新生命的到来。

秋处露秋寒霜降。时光慢慢变 凉、变冷,上海青却随着寒凉日渐强 壮,当我脱去单衫穿上夹衣,又脱去 夹衣换上棉袄,上海青也一天天丰 满起来,浑身都是勃郁的生机和蔓 延的欲望。大地轻霜之际,它们已 铺天盖地,曾经霸气的黑土地乖乖 臣服于上海青的绿浪之下。

冬天里,能够陪你的人,可做你 的朋友;能够陪你的草木,可引为知 己。我所居的江淮之间,冬天的雪 没有气势,多飘着那种粉粉的碎末 儿,但是时间很长,一下就是三五 天。闲来无事,想去园中取上海青 来煮。扒开雪层,碧玉般的上海青 显露出来,冷翠冷翠的。温水洗净, 一篮青绿呈现,挂在飘着炊烟的屋 檐下,一家人的心都欢实起来。上 海青烩豆腐、包饺子、作浇头……经 霜雪后,它的梗叶微甜,食后回甘。

有的地方,温柔却不富裕;有的 地方,富裕却不温柔。惟江南两者 兼具,令我神往。杏花烟雨的江南, 是上海青聚族而居的地方。南京、 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昆山一路向 东,每座城市都有上海青的影子。 在苏州,上海青拌豆腐为馅,制出的 包子个大细白,质地瓷实,价格不 贵。傍晚时分,街头的夕阳愈加柔 婉无力,两个大白包子进肚,体力脚 力很快恢复。行进在又窄又深的巷 子里,不时听到水磨腔的昆曲和嘈 嘈切切的评弹,心静如水。人心安 定的地方即是故乡,我总这么想。

我所居的小城,阳春三月,亲朋 好友间相互吃请,称为"吃菜头"。 立春过后,硕壮的上海青开始起身, 圆肥的菜苔高举着簇簇花蕾,动人 心性。在小城的小馆子,碎几块腊 肉,入锅炸出油来,而后推菜苔入 锅,哗然作响。一盘菜头放在桌上, 油滋滋、碧沉沉。大口吃菜,大杯喝 酒,大声说笑。从酒馆出来,满街新 叶初绽,四周熏风拂动,人的情感会 慢慢丰富起来,想这烟火人间,真有 太多妙处需要体味。

布谷声中,上海青结籽了,收了 它的种子放入玻璃瓶中,瓶口蒙一 层纱布,它和我一样在等待季节和 时日,我会把这些种子请出来,放进 平整的泥土里,把家安在这里。

□ 郭 鑫

父亲的头发,如今是我的"责任 田"了。

自他退休,那把跟了他半辈子 的推剪便郑重地交到我手里。他坐 在阳台那把藤椅上,颈肩围一块洗 得发白的旧围布,午后的光从窗格 斜进来,软软地照着他的头发,也照 着空气中浮动的细小尘埃。

我的"手艺",实在生疏。起初 没有什么分量。

忽然地,我就想起小时候了。 也是这样的午后,他把我抱在膝头, 用一把老式的剪刀,为我修剪额前 茸茸的短发。他的动作那么大,手 指却那么轻,一面剪,一面哄着:"莫

地址:(570206)海口市南沙路69号 电话:66829805 广告部:66829818 传真:66826622 广告许可证:海工商广字第008号 发行部:66660806 海口日报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电话:66829788 定价:1.5元